

【追忆】

祝凤鸣：哀悼及其它（上）

◆金松林

今天我们齐聚于此，共话祝凤鸣的创作，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哀悼仪式。其实，从他死后，这种仪式就从未间断：诗人梁小斌为他题写了碑铭，他的文集以“遗著”的形式出版了，有人把他的诗歌谱成歌曲在传唱，各种回忆性和评论性的文章如雪片般飘落，又迎风飞起。这些表明，他虽然离开了，却深深地活在人们的心里，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对于所有人来说，我们都认识到了他作为美好事物的消失，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这就是哀悼的本质，哀悼就是对美好事物的怀念，就是对那些业已消失且永不轮回的事物的怀念。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怀念祝凤鸣，怀念他，如同怀念那些美好且永不轮回的事物。

哀悼令人痛苦，因为它彰显了生者和死者之间的距离，且这种距离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哀悼的程度越深，此距离就越大。但通常情况是：生者通过哀悼，通过各种表示敬意的操持，努力与死者同在，即将死者从已经离世的状态“召回”至在世之中。我们知道，这种“同在”不过是一种幻想，是根本就无法通达的状态。不过，在此仪式中，生者通过对死者的哀悼会深刻地领会死亡，或者说，会先行领会暂未到来但终会到来的死亡。由此，哀悼对于生者而言，就是一种带有预演性的“死亡练习”。在哀悼之际，至少在那个瞬间，生者会被推向绝境，即必须直面死亡，其结果必然导致对生命的反思。海德格尔说：“此在这种存在者的终结就是现成事物这种存在者的端始。”从“终结”走向“端始”，我想这就是哀悼的意义之所

在。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哀悼祝凤鸣，我们通过对他的哀悼来反观自己的生命，反思来路和去路，从而迎接新的“端始”。每个生命的“迭代升级”，都必须拥有这样的“终结”和“端始”。

在哀悼中，死者的一生，至少是其精华的部分，会被他者把握。我们对他的评价也往往是从这部分开始，再延伸至其他部分。对于祝凤鸣来说，他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什么？我想，可能是他作为诗人，以及批评家的那部分。当然，我并不否定他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只是这些和他的诗歌创作相比稍显逊色。他一生所写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且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因而得到诗歌界的广泛认可。叶延滨说：“祝凤鸣的‘唯美主义’倾向让他有别于其他诗人而独树一帜。诗人每一首诗都力求精美，语言、构思、意象、节奏，这种古典情调让世纪末的诗坛多了一道风景。”沈天鸿说：“祝凤鸣的诗本质上是浪漫的，但他对存在的关注和沉思，奇妙地与浪漫、华丽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中和作用，这些使祝凤鸣与当代中国诗坛上的其他诗人区别开来。”这些都是对他的诗歌成就的充分肯定。

他的睿智就在于他不追逐流俗，且拥有十分高远的诗歌眼光。他系统接受过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诗歌洗礼，阅读过但丁、莎士比亚、普希金、荷尔德林、里尔克、济慈、叶芝、蒙塔莱、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希尼、艾略特、弗朗斯特、狄金森等人的作品，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诗歌智慧并且用

于自己的创作。如此开阔的诗歌视野，加上他独特的个性追求，使他的诗歌呈现出朴实、稳健而又神秘的风格，既得古典主义的神韵，又有浪漫主义的气质，兼具现代主义的手法。如《初生之夜》：“哦，子夜，你漆黑的醇酒沐浴着山水/蓝色农庄，人影动荡/墙上灯火，鸟雀互不相认……这白墙/宛如高耸的即将崩塌的雪山——/窗口，转生此地的黄杨/早已衰弱，枝桠的铁划银钩间/静静飞过的是满月？还是朝阳？//多少游子还阻隔在那边/多少面庞散落在波涛里/明年春天/玄红的大海上是否还有人转舵归来？”该诗语言洗练，诗意含蓄内敛，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法，具有变幻莫测的神秘风格。在他的诗集《枫驿驛》中，这类作品不在少数。

如果按类型划分，他的诗歌主要包括抒情诗和叙事诗两种。其中，他最擅长的是抒情诗的创作。如《小池塘》：“杨柳枝/垂下幼细的雪粒//母牛，卧在池塘边/甩打着黑色的牛尾//啊，春天/春天不远//细小的蓝色火焰/粘在渔翁鸟的脊背//塘岸上/亲人们一动不动/如一枚枚黑色的铁钉”。这首诗小巧清新，既深得中国传统山水诗的精髓，又融合了西方现代意象派诗歌的创作技巧，语言简洁明快，意趣盎然。再如《杨柳岸》：“燕子掠过母牛的瞳孔/乌龟爬上绿杨的顶梢//一根木桩钉在水里/柳树正吐出黑色的根须//一个弯腰刷牙的人/宛如一根木桩钉在水里//门前池塘边的杨柳树/一阵黄又一阵绿//洗衣归去的母亲/在小路上留下成行的水迹”。这首诗和《小池塘》在技法上如出一辙，主要是通过白描兼及比喻、拟人的

手法勾勒真实自然的乡村图景。为了追求纯粹精美的艺术效果，他置置了情感判断和价值判断，而让这些场景自然呈现。这既是一种现象学的还原，也是罗兰·巴特早期积极倡导的“中性写作”和“零度写作”。正因为采用了这种技法，所以使这些作品超凡脱俗、妙不可言。唐代诗人王维在他的作品中推崇的“默语无际，不言言也”或许就是这般境界吧。他也有一些抒情诗构思精巧，意象奇崛，蕴藉深远，别具高格。如《往事》：“竹子开花的那一年/龙和燕子在天上追逐/我来到世上//屋檐下往往有动荡的影子/嫩竹的生长/使我的躯体甜蜜//竹椅上的母亲/指点我看天上的云朵/和远处辘辘的车辆//竹园里还埋着褐色的鞭子/和数不清的竹椅，那是/潺潺的源头和往昔//有时云朵上/坐着一位梳理发辮的少女/她竹质的梳子轻盈//有时黄昏时分/东风吹亮了月亮/远行的车子又回来了//蓝斑鸠在竹园上争鸣/它们暂时还找不到旧巢/暂时还成不了少女//又是龙和燕子的四月，又是/静静的子夜时分/竹子开花了/竹叶下我满怀饥渴//空中滑过火红的流星/母亲在地上长眠不醒”。这首诗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出生、成长，以及母亲的死亡，我们从中既可以感受到母子之间的深情，又可以领会到生命的更迭延续。各种繁复的意象在诗歌中相互交错，一幅幅图景纷至沓来，画面美不胜收，特别是“龙和燕子在天上追逐”“有时云朵上/坐着一位梳理发辮的少女”这样的句子又增添了诗歌的韵味，令人浮想联翩。

【诗歌】

总在追光的路上（组诗）

◆伍建松

话宿松——桑梓情

可惜我文笔平平，叙不尽松兹侯国
辟川成田，引洪入湖的励精图治

可惜我文笔平平，道不明太白先生病卧松山
“风云激壮志，枯槁惊常伦”的意难平

可惜我文笔平平，话不了长江天柱小孤山
“舟中贾客莫漫在，小姑前年嫁彭郎”的凄美爱情

可惜我文笔平平，诉不清皖江第一镇汇口
“莫问桑田事，但看桑落洲”的前世今生

可惜我文笔平平，寻不见凉亭枫驿驛
达达马蹄声中通往京都的漫漫之路

可惜我文笔平平，讲不完悠悠罗汉尖
大别南来第一峰，革命事业大如天的烽火岁月

可惜我文笔平平，绘不出西源九井
天柱不折泉常倾，峡谷幽洞鬼斧工的世外桃源

可惜我文笔平平，唱不来千年古镇
“二郎河的姊妹多，不做松伙板唱歌”的市井繁华

可惜我文笔平平，写不好隘口古山
亭子岭下，元帅庙旁那生养我的地方

三十又三

三十又三的钟声响
曾经豪情壮志满胸膛
回望，似雾里看花
却是荒凉

一事无成的恐慌
午夜梦回时啃噬心房
跌跌撞撞的路
曲折且漫长

三十又三，人生中场
责任的重担已扛上肩膀
一双儿女清澈的目光
是温暖更是力量

意志并未死亡
纵然前路风雨琳琅
也要挺直脊梁
用余生的心火
把光点亮

写给未来

皖南的麻雀
分外热情
借着破晓的光
要把甜美嗓音
争着献给幕名的客人

知青故里的知青
早已返城
留下广阔天地
待后人耕耘

孩子们甚是欢乐
与桑葚野草莓毛竹笋
溪水青山繁星
撞了个满怀

仿佛他们
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将来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阳，仍然依旧，它渗透心房，让我内心有点疼感，也有点伤感，还有点融融暖意。

风从某个角落溢了过来，遥远的回忆在恍然中弥散，仿佛成了没落的箴言，让阳光在我的目光中跌落，凌乱的光芒，铺散迷茫，钉进了时间的脉络，也钉进我沉浮的渴望。冬阳下，在城市浩荡的天地间，我在回味的警觉中，沉默如金。那往事，像弥合心灵伤口的白雾，像纯美的故事，像阳光的透亮光芒，像冬天的空气一样清冷，让我五味杂陈，心思茫茫。

沐浴冬阳，迎风放歌，让生命的歌唱，承接起尘封往事，也承接沧桑桑田的梦想。其实，冬天虽然寒流四溢，可是冬阳的温情，依然亘古如初，它挟持着天地的气象，放飞着灵魂的涛声，在冷风的伤感中沉默而欣喜，有着救赎的诗意，犹如拯救的风尘大歌，让人狂喜，也让人心希望。

那冬阳，让我超越现实的渴望，在北风阴冷的虚空中，淘尽了尘俗思念，也淘尽了阳光下的激情泪水，让我内心热情丰沛，滋生的爱心渴望，无边茂盛。



源远流长（国画） 马广生/作

【随笔】

天宁寨赋

◆孙可

皖水之滨，潜阳之城，有寨巍巍，名曰天宁。南襟雪湖之涟漪，北枕潜阳之通衢，东望太平之古塔，西接老城之烟霞。斯寨也，潜山之砥柱，政治之枢机，人文之渊藪，古木之翠屏。

舒王台上，王安石夜读，月华如水，书声琅琅。今我辈登临，清风徐来，仿佛闻古人之吟哦。陶陶井畔，千年之水，汨汨流淌，岁月悠悠，见证沧桑。市委机关，庭院深深，修旧如旧，古意盎然。

六角亭下，十二志士，英魂不灭，忠烈长存。緬之怀之，泽被于后人。夜月台旁，楚才遗梦，风流依旧，舒王之志，天下皆闻之。史公司法，练兵于此，北拒清夷，保境安黎民。

金风送爽，玉露生凉。寨中古木，森森如盖，林荫夹道，翠影婆娑。朴树榔榆，臭椿腊梅，翠柏女贞，喜

树争荣。松鼠鸟雀，欢声载道，早晚时分，笑语盈耳。环境幽僻，政治中心，无拘谨之气，有书院之风。舒王台上，深吸清新之气；市官楼榭，谋略深远；翁都林中，情怀激烈。秋阳抚照，闭目享受，荆公夜读之心境，仿佛可感。

雪湖公园，潜山绮梦。烟波浩渺，曲院风荷，文峰登科，水润茶香。天柱风韵，点将台雄，古皖留芳。旧亭古井，皎月清风。

嗟乎！天宁寨之美，潜山人之荣。千木森森，百花争艳。政治中心，人文萃萃。斯地也，潜人之根！天宁之寨，永葆其幽，永固其宁。春赏千亩桃花；夏观雪湖荷韵，保境安黎民。

天宁之寨也！

【随笔】

沐浴冬阳

◆鲍安顺

向陌阡田野深处，有人走向远方村庄，也有人走近河畔的静静渡口，还有人身影婆娑地淹没在阳光下枯黄色的芦苇荡。那个赶车人，与我立在原地，他仍然不停地在空中甩响马鞭，口中高声吆喝着，那呼叫与冬阳融为一体，响彻耳鼓，声声渗透到我的内心，让我也仿佛与冬阳融合，感觉那乡野风光，苍茫而苍凉，就像画卷一样优美。

那次冬阳下的跋涉，让我体验到温暖的意味，感受到时光的温情，还有沐浴冬阳的幸福。那辆马车，从岁月的缝隙间油然而来，渗透朴素风情，淡淡烟云，有着

袅袅飘散的感觉。那感觉，暖在冬阳，也暖在天地间，更暖在我的心灵里，欢乐至极，在回忆的原野上，浮荡徜徉。扑朔迷离。当年，那群情激昂，那激情无边茂盛，让我回味无穷，在我远离家乡的时候，灵魂水到渠成，心境马放南山，梦境悠然，有着梦想成真的喜悦，尘埃落定的痴迷，空谷回应的感慨，还有渐行渐远的眺望。

如今回到故乡，再也找不到遥远的马车，再也看不见远处的村庄，那野地渡口变成了人影如潮，早已消失的芦苇荡，崛起起参天高楼和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建筑物，鳞次栉比，高低错落。只有一抹冬

【散文】

芦花穗黄 荻花穗白

◆张向荣

与一片芦荻相遇，是在冬日江边的沙滩旁。

那是怎样的一片芦荻？它们沿着江滩，成带状排列，如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障，也似一道动人的风景线。而我则认为，它们若万马千军，在静静地等候着出征的命令。

观赏“波上荻花非雪花，风吹撩乱满袈裟”的时节已过，芦苇和荻的花穗上已经空无一物。芦花穗黄，荻花穗白。花穗上那些绒毛般的花飞往何处？那一个个小小的精灵啊！没有人知道，它们自己也不清楚。有可能飞到江对岸，也有可能飞入江中，随江水奔向远方。

一根根直立的芦苇秆雄赳赳地站着，站在冬日的阳光下，怎么看也有几分威风。荻的枝干纤细如筷子，个头也比芦苇矮了不少。与芦苇站立在一起，则显得更矮。不过，它们相处和谐，在各自的生存空间里恣意地生长。秋日，它们都会兴高采烈地将花穗高高地举过自己的头顶，以至人们从远处就能望见。芦苇与荻如邀约好一般，错杂地生长在一起的居多。只是花开之后，芦苇的花穗黄，荻的花穗白。芦苇褐黄的花穗若圆锥，直直地向上，然后向四周炸开；荻的花穗似拂尘，一条条丝丝缕缕，偏向枝干的一旁，舒展飘逸，轻盈柔顺。以前，我总认为它们是一家，分不清谁是芦谁是荻，查过资料，方知它们还是有区别的。花穗的形状和颜色、叶片的大小和形状、枝干的高低和粗细都不同。总体来说，芦高大，荻矮小；芦叶阔大，荻叶细长；芦花穗黄，荻花穗白。它们错杂地生长在一起，使芦荻丛看起来极有层次感，也使画面的色彩不单调。我错过了欣赏它们如雪花漫天飞舞的曼妙，也感知不到它们争先恐后开放的热烈，这不能说有几分遗憾。尽管花飞时节已过，眼前所见的它们直立的姿态没变，它们在风中摇曳的风情仍会时常呈现。可以料定，在冬风腊雪里，它们依然会摇曳起伏不定，依然枯而不萎，立而不倒，成为冬天里的坚强者。它们经历过夏天的磨难，而今却淡定从容。夏日迅猛上涨的洪水，一度将它们彻底淹没于水中，好在它们在洪水退却后，迅速挺起了身子，在这江滩旁举起绿色的旗帜，蔚成一片绿色的风景，也紧紧护卫着河床。正是因为有它们的顽强和不屈，才有秋天的芦花飘飞、荻花如雪，才有这冬天的昂首挺立，也就有我的这一次相遇。

凝视着这一片芦荻，凝视着这如诗如画的图景，我仿佛觉得它们在向我传递些什么。是夏日的坚韧、顽强，秋日的奔放、张扬，还是冬日的从容、淡定？我不敢肯定，但又无法否认。反正它们是在以独特的姿态鼓舞着我，用闲适的眼神注视着我，用一种纯净的美滋润着我。面对这大自然用心勾勒出的图画，我什么也说不出口，或者说，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我欣赏着它们优美身姿的灵动，想象着它们在风中如波浪涌动的韵律，聆听着它们相互间沙沙细语的轻柔。是的，在这冬日的阳光下，它们是质朴而宁静的。而这质朴和宁静，让我的心灵得到一次痛快淋漓的洗涤。

芦花穗黄，荻花穗白。它们从秋天开放、绒毛飞舞，到这冬日花穗的摇曳，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这江滩深沉的爱。它们的色彩说不上艳丽，散发的气息也没有浓郁的芬芳，可它们是静美的，是令人心醉神迷的。“荻花起舞任秋拂，苇杆纤纤蛮柳腰”。没有芦花飘飞，它们只是静静地站立在这江滩上，远离尘世的喧嚣和纷扰，从容应对风霜雨雪的变化。日沐江风，夜听江声，宠辱不惊，物我两忘，甘心做一个纯粹的守卫者和聆听者，应该说这也是一个超凡脱俗的选择。

没有风吹来，芦荻丛中寂静无声。面对眼前这一片宁静的芦荻，我真想走进去，任它们包围，任它们裹挟，沉浸在它们营造出的那种时间仿佛静止的氛围中，感受那份难得的宁静与美好。我真希望，当我从那里再次走出时，我的里里外外也会闪耀出微微的光芒。

